

港台
武俠
精品

博覽

港台武侠精品博览

(第八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柳残阳	断肠花	1
柳残阳	鬼手大侠	44
柳残阳	魂魄剑	86
独孤虹	玉龙美豪客	127
独孤虹	赌侠奇缘	168
独孤虹	铁血柔情泪	211
卢 晓	导读	258

断肠花

他叫君惟明，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他袭一身白袍，两只袍袖上各绣着一朵金色的“断肠花”。

“断肠花”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卉，生长于大漠深处的石缝里。

他正在和舒云谈话。先谈的是钱庄被劫的事。舒云说，南松城那家钱庄是由“青豹”杨陵主持的，而杨陵又是府里派出去的好手，怎么会一夜之间被抢劫一空呢？他却说，不要过多地责备杨陵。

接着他们谈到君惟明如何从一个公子哥开始打天下，发展成为今天的“铁卫府”主人。

接下来谈的是费小姐。费小姐是当年君惟明从三罗汉手中救出来的，她感恩住在他家已经五年，二人相爱，他这次南松城之行回来，就要和她完婚。

他们正谈着，忽听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美如含苞待放顶着露珠的鲜花。她叫君琪，是君惟明的胞妹。

她看着君惟明说：“哥，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

君惟明立即说道：“说吧！”

可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打发走了舒云，君琪才幽默地对哥哥说：“哥，你要出远门？我求你别去。”

君惟明问为什么，她说她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要出事的。

然而，钱庄出了那么大的事，他怎么能不去呢？

君琪见哥哥执意要去，急得扑到哥哥怀里哭了。

“哟，你们兄妹二人是怎么回事呀？一个愁眉苦脸，一个眼泪汪汪……”

随着声音，一位美艳无比，宛如画中人一般的少女走了进来。她就是费小姐湘湘。

湘湘听说君琪是因为哥要出门才这般伤心的，就劝君琪，说君惟明本事大，一定能马到成功，平平安安地回来的。还说自己比君琪更舍不得君惟明离开。君琪冷漠地盯着费湘湘道：“是吗，费姐姐？”

君惟明表扬费湘湘通情达理。君琪对哥哥说：“这么说你是非去不可了？但愿你带着一口气回来！”

不等惊愕的君惟明有所表示，君琪几乎是奔跑着离开书房。

费湘湘安慰君惟明，说君琪心情不好，不要生她的气。接着，她问君惟明什么时候动身，要带多少人去。她劝未婚夫多带几个人手。君惟明说家里也需要人手，她便把留住在府里的君惟明的好朋友“银钩赤网”童刚推荐给他。他没有同意。她离开他的怀抱，说道：“我走了。”

君惟明跨腿翻上马背，人如玉，气似虹，豪气飞扬。和他同行的是“双面煞”舒云、鬼见愁夏一郎。站在台阶上相送的是两女四男：费湘湘、君琪、“银钩赤网”童刚、“白斑煞”雷照、“鱼肠煞”罗昆、“追日煞”穆厚。

君惟明对君琪不放心，嘱咐她不要挂念哥哥。君琪的表情十分奇特，说不出她是悲是怨，是恨是苦。哥哥让她笑一下给哥哥看，她笑不出。众人劝她笑一下，她还是不笑。劝来劝去，她非但没笑，反而“哇”地一声哭着跑开了。

费湘湘说她负责开导君琪，劝君惟明放心上路。三匹马便扬长而去。

路上有一位骑毛驴的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妖艳艳的。她擦着舒云过去的时候，向舒云抛了个媚眼，撇嘴一笑。舒云心中大赞：“好家伙，够劲！”而君惟明却提不起兴致，看也没看她一眼。

来到钱庄，叫开门，接二连三一些人出来迎接。“青豹”杨陵和“小阎王”江七把他们领进一间密室，君惟明落座之后，立即就向杨陵询问钱庄被劫的情况。杨陵提出一个建议：“如今可疑人物，只有小玄洞的‘飞角五豪’，不管是不是，多少也算一条线索。明着我们没有证据，暗里却可以探查一番。”

也只好如此了。于是君惟明立即命夏一郎今晚前去探查。

晚上，夏一郎前去探查，舒云被江七邀出去逛街，大厅里只剩下君惟明一个人。他一边喝茶，一边想着前前后后这些事情。想着想着，他心里十分烦恼，挺身就要站起来走走。刚一动，一阵晕眩猛地袭来，脑子里好象被什么狠狠砸了一下，又痛又麻。他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中毒，是被暗算了。

先后走进来十三个人。最后进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六旬上下的老者，一个是骑毛驴的那位红衣女子，第三位居然是青豹杨陵。

君惟明问他们受谁所指使，他们告诉了他，是银钩赤网童刚。

原来，费湘湘和童刚早就私通了。童刚不仅为了费湘湘的美貌，还为了借此探听君惟明的消息。一次他们在后院幽会，被君琪看见了。他们怕她说出去，就不做二不休，把君琪也拉下水……

君惟明蓦地震动了一下，“哇”地吐了一口血，急剧地喘息着，半晌吐不出一个字来。

听说要除掉他带来的两个人，他说恐怕没那么容易。那个六旬老人马白水便告诉他，舒云和夏一郎都饮了毒酒，而且飞角五豪原本就和杨陵有约，去探查便等于跳陷阱。

一个丑大汉走进来，把君惟明的兵刃天禅杖交给红衣女子，又把君惟明带在身上的金叉和银绞链搜了出来。

马白水问道：“姓君的，你是想死得痛快一点，还是想难受一点？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收藏多年的那尊翡翠欢喜佛像在哪里……”

这时候，君惟明相信费湘湘真变了，因为他只对她一个人讲过那尊佛像的事。

原来，那尊佛像里有一粒“黑钻”。这样的黑钻天下共有两颗，另一颗镶在皇帝的王冠上。

“假如，我不说出来呢？”君惟明问。

红衣女子金薇冷笑道：“你已成为阶下囚，俎上肉，我们可以任意宰割你，任意折磨你，我们不相信你是钢铸铁打。你一定会后悔的！”

“好吧，我就答允你们！”

马白水和金薇一听大喜，忙催君惟明快说。君惟明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带你们前去？”

马白水勃然大怒，说不用他带路，只要说出藏宝的地方就可以，君惟明说，宝物藏在一个山洞里，机关密布，陷阱重重，非他引路不可。马白水让君惟明画张藏宝图，君惟明让马白水给他吃解药。说来说去，考虑再三，马白水和金薇决定暂不让君惟明死掉。要用铁丝穿连他的琵琶骨和腕骨，再用巨铐脚镣枷住、再用软皮索缚他三道，两天灌一次“霸王倒”毒药——让他这样带路去寻宝。

一乘乌蓬车，十六匹健马，一只青驴，出了“南松城”，朝北而行。

君惟明横卧在车箱里的木板上。马白水跳上来，挨了君惟明的骂，一气之下，动手打君惟明。金薇听到，前来制止。马白水下来，金薇上来。君惟明同样骂了她，她却笑了，说：“好一个硬汉，我就喜欢有骨气的男人。”

她告诉君惟明，女人分三种，象费湘湘君琪那样的女人就属于第三种——生得美，却水性杨花，不守妇德。

君惟明吃吃笑道：“那么，你算是哪一种呢？”

金薇反问：“你看呢？”

“我看你哪一种都不象，又哪一种都象。”

金薇忽然问道：“喂，姓君的，你以为我比你的那位费小姐和宝贝妹妹如何？”

“如果是昨天，我会说你哪一点都比不上她们，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你哪一方面都比她们强！”

“你恨她们吗？”

“当然。”

“假如你能生还，你会报复她们吗？”

“当然会，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别做梦了！你有了机会连我们也不会放过！”

“如果我说放过你呢？”

“少来这一套！”

全队人马停下来休歇打尖。车马安置好之后，各自找阴凉的地方进食。马白水与金薇进食的风格迥异，一个文雅优美，一个狼吞虎咽。二人边吃边打着哈哈。

金薇问：“可曾拿点吃的给君惟明？”

马白水说：“君惟明是当世鬼才，能多消磨他一点力量就尽量多消磨一点，所以不能给他饭吃，只给他水喝。”

就在这时，大路上，一批铁骑已擂鼓也似地奔到了眼前，共是六骑六人。

六乘铁骑来到蓬车旁边，为首的一个虎目虬髯大汉问金薇：“姑娘行于此道之际，可曾看见一位天下顶顶有名的人物魔尊君惟明？”

金薇心头猛跳，却作出轻松状与虬髯大汉周旋。

原来此六人是“大飞党”的“搏龙六绝”。君惟明是大飞党堂主的恩人，堂主要娶老婆，派人来请他去赴喜宴。

“搏龙六绝”离去之后，马白水立即发号施令，继续行进。金薇又跳到车上来，为君惟明取下堵在嘴上的破布，又和他对起话来。他说她生错了地方。如果是投胎在一个平实和祥的家庭里，一定是个令人喜爱的女子。她说她现在也不差。他说可惜心毒了些，性邪了些。于是她怒不可遏，举起“细柳竹”的小鞭子，“啪”地抽到他的脸上。

第三天，车骑来到盘古山区。名不虚传，山岭绵绵，云雾濛濛，没有人烟，有鸟兽怪异的叫声，有点盘古的味道。

车马沿着唯一的一条狭窄的山路盘桓而上，又陡又险，令人毛骨悚然。马白水和金薇直有被骗了的感觉，对君惟明这位魔尊更加畏惧。

金薇来问君惟明：“姓君的，告诉我准确的到达时间！”

君惟明反问：“现在是什么时辰？”

“再过一个时辰天就黑了。”

“若是以这等速度，一直不休息，大约午夜前后可以到……”

“可靠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死亡关头，君惟明为什么如此平静自然呢？这是金薇最疑虑的。难道他有必胜或是与我们同归于尽的阴谋？

走到午夜时分，君惟明被从车里提了出来。马白水问道：“午夜到了，你说说，那地方在哪里？”

君惟明道：“向北看！”

马白水和金薇一齐朝北看。看到的是，峭壁之下，有三块丈许方圆的巨大虎形白岩横卧着，宛如三只白虎。

君惟明告诉他们，人斜坡上去，到达那三块虎形白岩旁边，顺着右面那块岩石细窄部分笔直走到峭壁之前，用力推进壁根的一条突出石笋，即可打开宝穴的大门。门开之时，里面会射出三排强弩来。

金薇简单而迅速地发出一连串的命令。人们按她的命令分头行动，很快便来到三块虎石之前。

金薇找到了那条石笋，欣喜若狂，但她没动，她在仔细观察。马白水走过来，伸手就去推那石笋，被金薇挡住。

“怎么，你想独吞？”马白水急了。

二人好一顿争辩，最后还是金薇占了上风，由金薇去推那石笋。

果然，用力一推，那石笋“克啦”一声进到峭壁里去了，天衣无缝的石壁立即在一阵“哗兢兢”铁练声中翻开门板大小的面积，紧接着，一连串的机簧震响，三排利矢“呼”“呼”“呼”射了出来。

洞口归于平静，马白水和金薇庆幸。马白水说：“想不到姓君的小子并没有诳我们……”

于是他们商定，进到洞里见到宝贝之后，就立刻把姓君的杀掉。

正当这时，“呼”的一声，黑黝黝的洞口里飞出来一团亮闪闪的泛着红光的物件，砸碎在虎形的岩上。接着便有一条黑影狂旋而出。就那么一闪，只听得包赐恩尚业成惨厉地号叫一声，他们挟持的君惟明就被黑影抱到了洞口外边不远处。那黑影竟是一个人，一个瘦如骷髅的人。

此人是君惟明的师叔“大天臂”霍青。

霍青与君惟明交谈了几句之后，问道：“把他们全杀掉吗？”

君惟明道：“把那个女的留下，那个大胡子留下，还有一个叫杨陵的瘦子，一个叫江七的矮胖子也留下。”

于是霍青按照师侄的要求，对这些歹人下手了。真是快得惊人，有的已跑出数十丈，只听他一声“哪里跑”，立刻就来到逃者身前，挥手毙之。然后他问君惟明：“怎么样，小子，师叔宝刀未老吧？”

然后，霍青向君惟明打听这次事情的前后经过，君惟明简要地讲了一遍。霍青问道：“小子，你有何打算？”

君惟明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可想过如此报复的后果吗？”

“我知道，那将是血腥的，残忍的，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霍青为君惟明解除了各种束缚和镣铐，却无法解其体内之毒。君惟明说，还有四个没死的，两个头头，两个叛徒，他们一定有解药。于是霍青把四人提到君惟明面前。四个都伤得挺重，泥一样瘫在那里。

君惟明笑吟吟地对金薇说：“得罪你了，金姑娘！”

未等金薇有所反应，他接着又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惜你们运道不好，用不着十年，甚且不用十天，风水已经转了，嗯？”

金薇痛恨地说：“君惟明，你好阴毒！”接着她又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想怎样，施展出来吧！”

君惟明说：“当然，不会便宜你们……”

君惟明告诉面前的四个人，自己反败为胜的原因，只是他没有把他唯一的师叔住在洞中的事说出来。师叔在洞中住了

六年了。他每年两次前来看师叔，但不是如此进洞，而是另有一条地道。

君惟明向他们要解药，马白水暴吼：“你这是白日做梦！”

金薇却说：“马老，霸王倒的药效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不用解药他也可以渐渐恢复。而且，我们不拿出解药，姓君的会逼我们，等熬不住了再交出，还不如现在就交。”

于是，从马白水身上搜出了解药。

君惟明服下解药，吐了一地粘糊的黄水，却不见一粒米，霍青便问是怎么回事。当他知道君惟明三天没吃到一粒米时，气得大骂不止，逼问是谁出的主意。金薇叫道：“老匹夫，你要杀要剐，尽管随你，想侮辱姑娘，你却是做梦！”

“啪”，金薇挨了霍青一个耳光，被打出三步远。

霍青还要打，被君惟明止住：“师叔，现在还不是取他们性命的时候，有很多话还没盘问呢！”

霍青道：“那么，下一步，你想怎么办？”

“他们身入宝山，至少也得让他们进洞看一眼那些奇珍异宝啊！”

霍青一俯身，左右腋下各挟一个，左右手各提一个，六个人便进了洞。进得洞来，君惟明往一石上一点，洞门则关闭如初。于是他便向四个讲述进每一道门的秘密，霍青惊讶，他便说：“师叔以为他们还有机会前来盗宝吗？”

来到一处，君惟明拉开一道锦幔，马白水等四人立时惊呆了。一片绚丽幻奇，彩色缤纷的炫目光辉蓦地映入每个人的眼帘。各形各状的宝石、珠宝、明钻、珊瑚、玛瑙、琥珀、翡翠、黄金……数不胜数。

许久之后，君惟明道：“师叔，请放下他们四位。”

“噗通”，四个人重重地摔到地上。

君惟明嘲讽地说：“抱歉，我忘了请师叔轻一点。”

君惟明问他的兵器在哪里，金薇告诉他在外面蓬车车板

底层下。君惟明求师叔把兵器取回来，居然一样不少。

师叔问杀不杀这四个人，君惟明说留待明朝再说。于是让师叔点了四个人的软麻穴，把四人定在那里。他向四人一抱手说：“晚安，各位！”便和师叔向外面走去。

次日，君惟明早早就起来了。身上的伤口都已洗净敷了药，又换了一身衣裳，神彩奕奕，容光焕发，只一夜便判若两人。

见过师叔，说了一会话，师叔问道：“小子，你准备今天‘见影’去？”

君惟明道：“正是。”“用什么方法？”

“师叔，铁卫府处置叛逆者，有一定的法子，叫‘铁府劫’。”

师叔问如何处置那老者和女的，君惟明说用“滚钉板”的办法。师叔劝他对那女的不可太狠，他不答应，师叔生气了，吼道：“你是吃错药啦？今天我讲什么你顶什么，提一样涮一样，说一桩砸一桩，我倒问问你，小子，你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叔？是你高我一辈还是我高你一辈？”

君惟明只好服从师叔：“便如师叔所言，给她一个好死吧！”

“好，就让他们马上‘上路’吧！”

君惟明不再说话，轻轻推开铁门走进藏宝石穴，“哗”地将锦幔拉开。那四位“贵客”正蜷曲地斜躺着，个个两眼失神，眼白上布满红丝。

君惟明道：“早上好，各位！”

金薇努力使自己开了口：“姓君的，你、还在、等、什么？”

君惟明静静地道：“等你们怕够了，吓足了，渴干了，饿扁了，然后，我就叫你们一个个尸骨无存，挫成灰烬，撒在这盘古山中！”

马白水抖抖地说：“姓君的，武林中，有规矩；江湖上，讲道

义。你不能，太离谱了……”

“你们哭号吧！喊叫吧！我要把你们原待我的全还给你们！”君惟明说着，缓缓地转过身去，把目光投向江七。江七哀嚎道：“公子……公子……求你饶了我，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君惟明微一侧身，从堆满珍宝珠玉的石池中摸起了一根金针来。他说这金针有个名字叫“明心锥”。他用这金针点了点地下的江七。江七吓得几乎咽了气，他流不出泪，说不出话，嘴角淌着白沫，流着口涎，全身僵直，只是一个劲地吸气出气。

君惟明用脚尖勾着江七的头，缓缓朝前拉了一尺。蓦地，江七攒足了全身所有的残力，鬼哭神号般迸出几个字：“我知罪了，饶我……啊！”

君惟明的动作快得惊人，江七刚一叫，他的脚已踏在江七的背脊上。江七似乎不知道那要命的东西已进入自己的肌肤里，只知大睁着一双可怕的眼。

接着，江七开始痉挛，翻白眼，嘴也张开。霍青道：“小子，这人差不多了！”

君惟明的目光投向杨陵，杨陵号啕大哭起来：“公子……我错了……求你……饶我……这一遭吧……”

君惟明叹口气道：“杨陵，你错的这次，是不可饶的一次！”

过了一会，姓杨的也完了，君惟明又笑吟吟地走向马白水。马白水一再哀求：“君惟明，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给你下跪，叩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什么都不要，马老，我只要你的命！”说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对着马白水的脑袋中间擦切过去……

君惟明象根本不把金薇放在眼里似的，伸手解开了她的穴道，冷冷地说：“金姑娘，轮到你啦！”

金薇说已准备好了，下手吧。

霍青不忍看下去，出去了。

君惟明对金薇说：“你生得很美，年纪又不大，你不该死得这么早……”

金薇的嘴抽搐了一下，幽幽地说：“现在，说这些没用了……”

君惟明道：“金薇，你一直对我很开朗，很坦率。严格说来，你还有些照应我，我该多多少少报答你一点。你说，怎么个报答法好呢？”

金薇说：“我求你不要让我死得太痛苦，太难堪！”

“你怕死吗？”

“怕。”

“怕到什么程度？”

“你可以下手了，君惟明！”

君惟明注视着她，轻轻地说：“金薇，人家都说你精明，错了，你实在是很笨！”

“你是说……”金薇迷惘地说。

“你为什么不求我饶你一命？”

于是，法外开恩，金薇得活了。金薇痛哭流涕，悔恨自己以前错了。她问他为什么要放过她，他说她还知道是非，明白善恶。她说今后她将站在他这一边，帮助他报仇雪恨。他答应了。她喜悦地说：“谢谢你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

霍青见金薇还活着，又惊又喜，忙夸君惟明总算还有点天良。于是他让君惟明领金薇出去走走，自己收拾一下现场。

出得洞来，自然心旷神怡，金薇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一个劲地感叹大地的美丽，并自言自语地问自己，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它是这么美。君惟明告诉她：“因为你以前未曾失去过自由，更不曾有过在鬼门打转的机会。”

此时君惟明俊逸俏雅，金薇凝神地看着他，竟忘了答话。当他问她怎么了的时候，她脸红心跳，不知如何是好。

霍青走出来，打听金薇的年龄，身世，打量着金薇，赞道：“头是头，脚是脚，身段是身段，一个货真价实的美人胚子。”

金薇被夸得很是难为情，面红耳赤，手足无措。

君惟明忙把话题岔开……

一个月以后，由于师叔和金薇的悉心照应，他的身体复原了。师叔这才同意他们下山。临行时，师叔说：“如果力量不足，你来找我……。”

君惟明和金薇抵达陕境之内的干溪铺，朝着一幢青砖房舍走去。这是君惟明为了避难而设的一个秘密所在，由方青谷掌管。

走近房舍，君惟明让金薇隐藏一边，自己上去用暗号联系。所谓暗号，就是敲门声三长三短。

他敲了两遍之后，那扇黑色大门突然开启，迎出的都是两把雪亮的朴刀。同时，墙头上跳下来三条大汉，还传来金薇的娇叱声。

君惟明的身子一抖，执刀的二人就倒下去了。接着就去对付墙头跳下来的三条大汉。三大汉却惊喜地大叫一声，跪到了地上。原来是方青谷等人。

从方青谷嘴里得知，童刚等人说君惟明已经死了。他们弄回来一具发了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费湘湘和君琪证明那就是君惟明。所以童刚接掌了铁卫府。有些弟兄不服，便遭到童刚的暗算，有的死，有的伤，有的逃。各地的主脑都换上了童刚的亲信……

方青谷向君惟明报告了与忠于君惟明的兄弟联系的情况，君惟明向方青谷等人叙述了自己受害、脱险、归来的经过。众人大骂童刚不是人。这时候方青谷的目光极快地瞥过了金薇身上，面孔涌起一片复杂的表情。

金薇一见方青谷的眼神，便看出他的心思，便注视着他，

轻轻说道：“方壮士请相信我，一个人在一生中，错一次是疏忽，错第二次，就如同白痴了，换句话说，那也就不可原谅了。以前，我虽然昧着天良伤害过君公子，但是我已完全悔悟过来，我更要尽我毕生之力来报答公子的深恩大德，你还怀疑我吗？”

方青谷向金薇致歉。

君惟明向方青谷打听费湘湘和君琪，得知费湘湘还没有与童刚成亲，君琪寻过短见。

金薇问君惟明现在还爱不爱费湘湘了，他说不爱了。问他恨不恨她，回答说也不恨。金薇迷惘了，问道：“既是如此，现在你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君惟明冷冷地说：“我鄙视她！这种女人实在一无可取。我必须对我以前的失误与过错加以补救——这也是一种忏悔的方式，这方式很简单，就是除掉她！”

金薇说：“你……真狠！”

君惟明说：“你错了，这不叫狠，这是公正！知道吗？公正！”

来到“干溪铺”这个秘密处所的第五天，吃过早餐，君惟明来到后院散步，恰巧金薇也从屋里走出。金薇娇艳妩媚，君惟明说她象“断肠花”。二人正谈笑间，方青谷领着如今还仍然忠于君惟明的铁卫府的老弟兄鱼肠煞罗昆归来了。

罗昆是从童刚那里突围出来的，突围前，他盗出了君惟明的几样东西，这几样东西都是与君惟明关系重大，堪称君惟明的象征和信物的东西。一是“黑羽箭”，一是“断肠花”，一是“盖眼笠”。黑羽箭是铁卫府权威的象征，更象征着君惟明的尊严；“断肠花”共九朵，都是纯金的，从花瓣到花蕊，全浸染一种叫做“一步千古”的毒药，只要一沾人畜之血，那人或畜便会即刻命断魂飞；盖眼笠是用“紫痕竹”编成的，代表死亡和毁灭的竹笠，因为一旦见到君惟明戴上它，那就意味着他要杀人了，素有“不溅血不摘，不残命不收”的传说。